

· 经济史研究 ·

DOI:10.14178/j.cnki.issn1007-2101.20260107.003

近代东南地区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剖析

——以无锡县为例

张彦霞¹, 赵学军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近代以来,原本以手工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工业发生了现代化转变,主要体现为生产技术进步、生产经营形式纵向演化、行业结构优化升级三个方面。无锡是中国近代发展速度较快的县域,在现代化转型中具有代表性。无锡乡村工业依靠沪锡大城市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并在实质上突破传统农具的动力限制。繁荣的商品流通市场与丝、茧、米、布等大宗出产使无锡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并积极投资工业。20世纪20年代无锡乡镇出现了诸多机器工厂,建材、机械、电力等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作为配套产业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拓宽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领域,推动农业现代化并促进了农民的职业转变。在近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无锡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未能完成,但它仍在全国农村普遍破产的情况下维持了农家生计。

关键词:近代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无锡

中图分类号:F4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6)01-0099-10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乡村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自古以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作为小农经济的支柱,共同维持着农家生计。鸦片战争后,在列强侵逼、工业文明渗透与内部变革诉求的交织中,中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重构。据莫曰达的统计研究,1840—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滞缓^[2],劳动生产率依然低下。与之相比,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突出,由此成为我们考察近代乡村现代化的重要视角。本文所谈的“乡村工业”是指县域乡镇、村庄地域范围内以非国有资本投资兴办的各种形式工业的总和。其内涵包括:(1)地理范围:从自然村落到乡村集镇均属于乡村范畴;(2)兴办主体:非政府兴办;(3)组织形式:海通以前,中国乡村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与手工作坊。随着近代西方先进工业的引进,乡村出现了机器工厂。

因此,近代乡村工业既包括传统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也包括现代机器工业。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乡村工业内涵丰富,“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3]形式不一,重要的是这种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来源为主。

近代以来乡村制造业一部分因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开始解体乃至消亡,但在整体上仍得到延续与发展^①,并出现了现代化转变。彭南生以手工织布业为例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的手工业现代化^[4],李金铮以华北定县为中心讨论近代乡村经济的现代化迹象与小农经济的顽韧^[5]。不少学者认为,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牢固结合巩固了中国的小农经济,阻碍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使其走进了“不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的困局。^{[6]89-107}这种分析模式在华北等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工业化迟滞的区域是十分准确的,但在工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则需从学理和史实角度进行辨析。20

收稿日期:2025-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无锡、保定22村村庄经济的90年变迁研究(1929—2018)”(19AJL003)

作者简介:张彦霞(1996—),女,河南郑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赵学军(1968—),男,山西陵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在江南地区实现规模发展,农家经济结构呈现“工业主化”趋势,而地方工业的兴起更使农村摆脱贫困与传统小生产,走向了现代化。^[7-8]

如何研究近代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型?不同时空的乡村有着程度不一的发展进程,从全国鸟瞰会陷入空泛之谈。^[5]本文拟以东南地区无锡县为例进行讨论。无锡靠近上海,工商业发达,是近代苏南乃至全国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县域,代表着中国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型的较高水平。通过挖掘无锡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的进程及其复杂关系,可以奠定总体研究之基础。鉴于此,本文结合民国时期报刊与相关人物文集、1929年无锡农村调查资料以及无锡市档案馆所藏档案,深入剖析无锡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动力机制及其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探索县域乡村从传统家庭手工业到机器工业这一独特的工业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期当前推进乡村全面转型与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一、近代无锡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

乡村工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家庭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工业转变的过程。无锡县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家庭手工业当推棉纺织业,缫丝、制砖、冶炼等行业亦十分兴盛。此外,如丝织、竹器、惠山泥人、酿酒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在特定区域内也颇具规模。甲午战争可作为近代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型的起点,传统乡村工业在生产工具、机器动力、经营管理方式、行业结构等方面普遍发生了变革与创新。^[4]无锡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乡村工业或主动移植或被迫嫁接先进技术,逐步迈入现代化进程。

(一)生产工具的进步与引擎动力的应用

一是旧式生产工具的更新。最典型的是棉纺织业从传统投梭机、手拉机到脚踏铁木机的更新迭代。明清时期无锡织布使用手摇纺车纺线,手投机织布,产品为布面狭窄的平纹布。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13年,无锡土布生产使用洋纱,并改用手拉机,手拉机生产的布匹布面更宽,更易与洋布竞争。之后乡镇兴办的各布场均由木织机逐渐过渡到脚踏铁木织机。1917年,无锡布场发展到18家,共有织机1185台,其中手拉机约

占三分之二,脚踏机约占三分之一。^{[9]575}生产工具的进步直接推动棉纺织工艺的提升,能够织造各种花色棉布。手拉机劳动生产率比传统投梭机高50%~100%,产品一般为条子布、格子布、灰平布等。^{[9]405,574}脚踏铁木织机的劳动生产率较手拉机又提高50%~100%,织出来的布紧密匀净,质地更好,与机制布相仿。^{[9]410}产品主要有爱国布、毛线呢、丝罗缎、宝石缎、席法等产品。^{[9]576}

二是引擎动力的应用。全铁机是现代的动力机械,动力源由人力脚踏改为电气发动,彻底实现了纺织机的自动化。1937年,无锡布厂动力机已成为主要工具^{[9]578},但在乡镇仍未广泛使用。1938年,东亭乡新塘桥新艺布厂有脚踏布机20台,手拉布机98台^{[10]94},并无全铁机。在乡村工业中,动力设备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缫丝厂。其次是碾米厂、榨油厂等。20世纪早期中国工业化突飞猛进,无锡乡镇缫丝工厂购置了国外的坐缫、立缫车与煮茧设备,并采用机器引擎驱动,动力虽小^{[11]224},却标志着生产力质的飞跃。1922年,荡口乡出现无锡第一家乡镇机器碾米厂,1937年,无锡县各集镇有碾米厂35家^{[12]400},转动力赖电力和柴油各据半数^{[11]217}。机器设备与动力的转化显示出乡村工业生产技术已实现实质性突破。

(二)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厂制度兴起

在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变革总会引发生产组织变革。但生产组织的演化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个新旧形式长期并存并逐步升级的复杂过程。^[13]在近代无锡,随着生产工具与动力的进步,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度开始兴起。但这并未立即淘汰旧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形成了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与机器工厂并存,并逐步升级演化的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无锡农村家庭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刺激下,旧式家庭手工业发展为由商业资本、产业资本支配下的近代家庭工业。农民不仅在产品销售和原料取得上完全依赖包买商,而且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农民与市场的直接联系也被切断。黄草布是无锡南方泉、许舍的特产,所需黄草原料产于吴江,收购批发完全被黄草行控制,“垄断之权极大”,农户织成黄草布后则全部交给城中绸缎庄和麻绳店销售。^{[14]70-71}土布

业、花边业亦是如此。^[15]除此之外,针织业主要受产业资本支配。它具有农村手工业的外壳,但内核却是机器工业的附属,从事作业的农村居民变为厂外的计件工资劳动者,类似于现代产业链中常见的代工与分厂等产业协同模式。以袜厂为例,袜厂将手摇机大部分出租给城乡手工业者和农民,收回袜胚后,重点控制需要一定技术和设备条件才能进行的最后一道生产程序,即整染定型。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从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发展为基于工序的工场手工业分工。^[16]

一般农村中也存在着分散的、季节性的作坊,如榨油、碾米、烧窑、酒坊、粉坊等。这种手工作坊由地富和上中农经营,大都雇佣长工或短工,酷似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组织,促进了资本积累。如无锡富农吴汉庭,在1931—1936年五年之间,由于经营粉坊,买田四十余亩、牛一头,建屋四间,变成了地主。^[17]

集镇是手工工场与机器工厂的集中地,一般常年开工。20世纪初,动力限制突破后,无锡乡镇开始兴办近代机器工厂。相较于家庭工业、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机器工厂数量虽少,但资本集中,生产规模大,一般由当地人士投资,吸收当地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生产,产品不仅供本地之需,也远销国外。1904年,周舜卿在东埭正式创办裕昌丝厂,资本5.6万元,置有自行仿造的意大利式直缫车96台。^{[10]120}1905年,匡仲谋在无锡杨墅园创设亨吉利织造厂,有铁木结构织布机近500台,生产的色织布畅销无锡、常州、镇江一带,这不仅是其把商业资本转入工业资本的开始,更为家乡杨墅园开创了农村办工厂的新局面。^②1929年,无锡较大的集镇有16个,洛社、石塘湾、钱桥、西漳、周新镇、东亭、南桥、玉祁、堰桥、张舍、胡埭及陆庄、新塘里、新塘桥等地设有榨油厂、染织厂、缫丝厂、织袜厂,昔日农村手工操作的碾米、榨油、土丝、土纱、土布业大多已为城镇机器工业所替代。^{[10]284}

(三) 行业结构初步升级

当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消费主要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对轻纺和食品工业的需求占主导地位,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较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更少。这意味着在工业结构中轻纺工业将占较大比重,这也是工业化首先从轻工业,特别是从纺织工业起步在需求结构上的依据。

19世纪中叶之前,无锡农民主要靠稻麦种植和家庭棉纺织业为生。清中期至近代,无锡土布产、销达到全盛时期,年销量在七八百万匹左右。^{[10]253}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港大量出口生丝,蚕丝业利润高涨,逐渐取代织布业,成为无锡乡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地方志载:“丝,旧惟开化乡有之,自同治初,经乱田荒,人多植桑饲蚕,辄获奇羨,其风始盛,延及于各乡”^[18]。土丝产量以前洲、玉祁、洛社、陆区桥、张泾桥、八士桥等西北乡为最多;开化、梅村、鸿声、南坊前等东南乡次之。其中鸿山西唐家桥的“鸿山丝”纤维匀净,以质优而闻名。^[19]待沪、锡两地缫丝工厂兴起,土丝因技艺不精,产品“条份不匀,或粗或细,线支多病,质脆易断,丝身不净,常杂乱头,扎缚不合,丝文杂乱”^[20],不适合欧美工厂转速很快的织绸机,逐渐被机械缫丝所取代。1900年左右,无锡除梅村、鸿山一带还生产少量土丝外,大多数蚕农所育蚕茧均售给茧行。1904年,无锡东埭开办了第一家缫丝厂——裕昌丝厂,至民国初年,无锡“土丝绝迹”^[21],妇女多投身丝厂。20世纪30年代前期,无锡乡村食品业因洋米、洋面倾销,生产成本下降,逐渐繁荣。但从事粉坊、酿酒、豆腐坊等业的农户主要是中农及以上的地富阶层,户数很少。

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实质上是重工业兴起并在工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过程。^[22]近代无锡乡村工业的行业结构出现现代化转变,建材、机械、电力等生产资料及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

无锡建材业历史上以制砖、采石为主,均为人力操作。上海自开埠后至1911年,周边建立的小城镇有40个^{[6]137},新城镇的涌现为乡村建材业提供了机遇。“无锡砖瓦以上海为行销区域”,砖瓦业“销数之大,营业之盛,则推民国十年”。“盖当时正值交易所狂热时期,市房住宅,兴筑未艾,砖瓦需要之巨,为从来所未有”。^{[14]1199}无锡南门外上百大窑供不应求,砖瓦价剧涨。^③农村中“以做砖坯为主要副业的达二千人之多”^④,销路好时,农民甚至把农业生产置于次要地位。1915年,周舜卿独资在周新镇开办炽昌砖瓦厂,生产机制青红砖瓦,每年生产洋式砖瓦30万块,本地砖瓦50万块,火砖2万块,主要行销上海一带。^{[11]232}1920年后,严家桥陆续兴办了3家机器砖瓦厂,规模较大的利

农、公大置有德式制砖机和哈夫门轮窑^{[12]50,147},资本均在4万元左右。1931年,利农砖瓦厂年产瓦10万余片,砖360万块,销售到上海、江阴、常熟、南通等地。^{[14]1198}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城镇机器瓦窑均遭破坏,农村砖瓦业也销路不畅。至1948年,黄土泾桥做砖坯的仅剩13户^[17],1949年无锡解放时,县内已无机制砖瓦生产单位^{[12]147}。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地方工业建设,传统建材业得到重点复兴和发展。

机械制造业是重工业最为基础的行业之一,近代民族机械制造业多以维修和跟进仿造进口机器为主要业务。无锡机械制造业最初大多资本薄弱,设备简单,主要负责机械维修与为工厂制造机械零件毛坯。规模扩大后便制造整机,产品以磨谷机、碾米机、缫丝车、抽水机、柴油发动机为主,同时出现了专业工厂。^{[10]135}而乡镇机械工业发展较晚,资本额更小,以机械维修为主,附带生产柴油机。1929年,新安乡洋龙桥堍同丰机器厂投产,主要修理岸水机、碾米机,兼造柴油机。1930年,该乡又有李振兴机器厂投产,仿制上海丰泰16马力柴油机。1943年,梅村义昌铁工厂开业,修理岸水机、碾米机,先后自制6马力柴油机3台。但因资本短缺,均未有发展。^{[12]186}抗日战争时期,工厂遭到破坏。

电灯厂很多建在乡镇。无锡地区最早的私营电厂是1909年兴办的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些乡镇士绅、地主集资兴办一批小型发电厂,曾有洛社竞明电灯厂、礼舍青城电灯厂、前洲大明电灯厂、荡口烨烨电灯厂等企业。乡镇民营电厂一般发电量小,均在100千瓦以下,仅用于民用照明。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无锡乡村工业的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形式以及行业结构均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生产技术方面,乡村工业引进机器设备,经历了从手工工具到简易机械的演进,提高了生产工艺,并在实质上突破了生物动力的限制。生产形式方面,乡村工业经营与管理方式逐步变革,资本化和组织化进一步加强,乡镇出现了诸多先进的机器工厂。产业结构方面,建材、机械、电力等技术密集型重工业虽资本薄弱,比重较小,但仍有所发展,为1958年后无锡现代乡村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化转变的动力机制

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是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既有历史上工商业文化的积淀、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力,也有大机器工业客观上的推动,更有来源于市场的压力与乡村工业自身的能动力量。^[4]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以地理位置为初始禀赋的经济发展初步显现。^[23]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毗邻上海,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在此背景下,城市工业对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最为关键的推动作用。首先,在上海经济的辐射下,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小型动力机械被大量引进和仿制,电气动力也得以广泛应用;其次,无锡本地商业资本发达,沪、锡城市工业的高利润带动大批商业资本转投工业,乡镇出现了机器工厂;最后,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互补使无锡以纺织、食品为主导的乡村工业得到发展,进而催生砖瓦、照明、机械维修等配套行业,由此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城市机器工业的示范与带动

近代以来,无锡乡村工业出现机械化生产,主要得益于沪、锡城市机器工业的示范与带动。1843年上海开埠,到20世纪初,上海成为以机器和造船工业、棉纺工业、缫丝工业为主的制造业中心。^[24]1906年,沪宁铁路沪锡段建成通车,无锡到上海只需两个多小时,两地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10]199}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为无锡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流的机器设备及最先进的技术。同时,无锡水路交通便利,由运河通吴淞江可直达上海,重载货轮从上海溯江而上,解决了设备运输问题。

机器设备方面,无锡工业起步阶段所需的机器设备多通过上海洋行从国外引进,或购买上海厂家的旧设备,也有直接派人去国外订购或自行仿制的。1895年,业勤纱厂初创时,细纱机、纱锭、摇纱机等机器设备,双杠蒸汽机、直流发电机等动力设备均从英国进口^{[10]101},荣家保兴面粉厂的英制磨粉机和法制石墨,以及振新纱厂的机械设备和装机工程,均由上海瑞生洋行购办^[25]。周舜卿在东埭初创裕昌丝厂时,从上海华纶丝厂购买旧丝车,加以利用。1905年正式创办时,工厂锅炉引擎购自英国,直缫车则由周舜卿亲自指导技术人

员设计绘图,仿制意大利样式。^[26]

技术扩散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机械修造业。无锡机械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完全依赖上海进口^{[10]141},在上海工业辐射下,机械修造技术大幅度提高。1911—1930年,无锡的机械工业从设备能力、技术工人队伍等方面来看,已居全国第三位。20世纪20年代末,无锡已有能制造戽水机等排灌机器及其他小型机械的企业20余家,基本上能满足当地缫丝、棉纺织、粮食加工及其他工业企业机械修理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无锡的俞宝昌机器厂、合众铁工厂等厂具有了生产柴油发动机的能力,可以充裕地供给工业企业所需的原动力机器。^[27]无锡乡镇以机械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28],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得到快速发展,乡村工厂所需的设备均可从城内购买,经水路运回。无锡作为上海的卫星城市,乡村集镇作为无锡的卫星城镇,开始走向现代化。

(二)工业利润与商业资本

近代早期,中国绝大部分现代工厂与传统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没有承接关系,主要靠直接购买西方先进工业设备创办起来。^[29]工业机器与动力设备价格昂贵,外加原料、土地、厂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兴办工厂需要雄厚的资金做支持。“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30]20世纪以来,无锡乡镇出现了手工工场以及先进的机器工厂,主要得益于本地商业资本的发展与支持。

商业资本最初是为手工业和城乡小生产买卖双方服务的,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和商品化农业的基础之上。无锡居苏南水路要冲,商贾云集,“商业之盛,甲于他县”^[31]。严家桥临近江阴、常熟棉产区,周围农村有织机近万台,年产布60多万匹,运销苏北、安徽等地。两唐经营绸布庄,就是根植于无锡四乡发达的手工纺织业。19世纪60年代,无锡蚕丝业兴起,每年丝市贸易额高达数十万两黄金。1888年南漕北移,无锡全年粮食吞吐量最高曾达到600万石。大批漕粮银款流入无锡商市,钱庄、储栈等业兴起。1890年,无锡有达源、德丰、义和等十余家钱庄,瑞仁、生元等数十家堆栈,加之米市活跃,由此形成较雄厚的商业资金。1908年,无锡钱庄、银局已近20家,夏收蚕茧、生丝,秋收棉花、纱布,冬春则投资于稻米粮食,旺季放款

常达三五十万元。^⑤

从客观上看,商人帮助货物流通,利润来自各地的余缺调剂。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与不计成本的小农家庭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不存在促使他们投入生产领域的刺激因素。^{[6]107}但工业端的技术突破重构了价值链分配格局,机器工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规模经营实现了更高的绝对利润,吸引商业资本纷纷投向近代工业企业。1903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广生钱庄的资金,外加另募新股集资5万元改组保兴面粉厂,并通过改进设备扩大生产规模,1904年盈利达6.6万元。唐保谦投资近代工业的基础是益源堆栈,每年盈利5万元,“日后各种事业之繁荣,实权輿于此”。^{[10]187}一战期间,唐氏九丰面粉厂最高年盈利达60万元,“买了九丰的股票,就好比着了头彩”^⑥。1919年,振新纱厂以65万元资本获利130万元,业勤纱厂也以80万元资本获利110万元。^{[10]87}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无锡工业资本集团财多势重,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引起了世族地主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趣。

集镇的兴起,为乡村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提供了空间载体。进入20世纪,无锡涌现出东亭、周新镇等一批新兴工商业集镇。^{[32]163-168}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已形成“五里一大镇、三里一小镇”的密集农村商业网络。^{[33]95}与此同时,电灯、电话的普及与火车、小货轮乃至汽车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投资环境。工业资本家为获取农村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纷纷选择直接在原料产地的集镇投资建厂。^[34]到1911年,无锡共开设布厂6家,大都建在乡镇原来的织布区。^{[9]574}1929年,无锡染织厂已开设或正在筹备的18家中,设于城厢者10家,设于乡区者8家;缫丝工厂45处中,设于无锡市区者37处,其余8处散于各乡区。^{[11]220,223}由于商业资本比较充裕,故无锡乡村工业起步伊始,生产规模就较其他地方为大。如无锡乡镇织布工场多系当地布行、布庄商人投资兴办,一开始就有二十台以上的木制手拉机集中生产。1913年,平均每厂已有100台以上织机。^{[9]574}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无锡地主大部分已转向工商业或兼营工商业。

(三)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互补

传统乡村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并以

家庭为单位分散生产。近代以来,无锡乡村工业虽遭受机器工业冲击,但也通过嫁接其文明成果,实现了与工业化的对接,出现了缫丝厂、织袜厂、染织厂、榨油厂、碾米厂、机械制造厂、砖瓦厂、电厂等现代工业。

乡村机器工业参与度较高的多为资源型行业,主要集中在缫丝、纺织与粮食加工等行业。缫丝厂依赖蚕茧原料。从1904年周舜卿创建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开始,无锡丝厂的数量逐年增加,仅1928、1929两年里新设的丝厂就达24家,占1920—1931年历年设厂总数的58.5%。^{[33]55-59}产业的急剧扩张使得原料供应至关重要,无锡丝厂多向乡镇扩散。1929年,无锡筹建的六七处丝厂中,位于乡间者多,而位于无锡市区者少。^{[11]223}织袜厂依赖劳动力要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针织业仅次于上海,乡镇织袜厂的兴办集中于1926年之后。县城里的豫泰、中华等较大袜厂为使用廉价劳动力到乡镇设立分厂,1929年无锡乡镇织袜厂有12家,分布于胡埭、张舍、堰桥等地^{[11]229-230},最多时拥有手摇袜机590台^{[12]4}。据《申报年鉴》记载,1935年无锡针织业有城市大厂9家,乡村小厂20余家。^{[10]284}

近代无锡乡村机器工业与城市同类工业相比,无论是工业规模、资本规模还是技术构成,水平都较为低下。公司组织的工厂规模较大,合伙工厂次之,独资工厂规模最小,无锡乡村工业则以合伙制为主。1929年,无锡12家乡村织袜厂中,公司制1家,合伙制9家,独资2家;8家缫丝厂中,公司制4家,合伙制4家;5家染织厂中,公司制1家,合伙制4家。其中,资本规模最大的是缫丝厂,平均资本在5万元以上,染织厂规模在0.7万元左右。织袜厂资本规模最小,除人余织袜厂资本达万元,有电机设备外,其他织袜厂平均规模在0.28万元左右。^{[11]217-235,512}资本规模较小导致技术构成低下,这也是乡村未出现纺纱厂、织绸厂、面粉厂等大型机械制造业的原因。面粉厂、棉纱厂要求引进成套机器设备与动力,所需资本规模较大,如业勤纱厂初办资本额24万两,振新为27万元^{[10]101-102},这是乡村资本无力支付的。

除同类工业外,乡村工业努力通过对城市工业的错位互补获得生存。首先是产业结构的互补。无锡棉织工厂因城市纱厂的创办“应时而兴”。机

器纺纱相比于手工纺纱具有压倒性的效率优势,但机器织布与人力生产效率之差并未如此之大,以人工使用机械,办厂成本相对较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锡纺织工业大兴,乡镇纺织厂竞相建办。1923年后的10年中,无锡先后有新塘里的竞华染织厂、长安的振业染织厂、东亭的新艺染织厂、西漳的振华染织厂、张村的福新染织厂等开办。其次是空间上的互补。由于城市新型机械的出现,不仅城市中出现了大碾米厂,农村中也出现了一机或一机一磨的小型碾米厂、粉坊,或流动的碾米船或轧粉船。乡村碾米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荡口、甘露、羊尖、陈墅、严家桥、安镇等集镇,而西部地区不少集镇是空白^{[12]401},原因在于无锡的城区碾米业“厂址俱在西门外一隅,而在江尖者更占半数”^{[11]217}。

工厂在生产中,机械设备必然因损耗而需要维修,以修理机器为主要业务的乡镇机器工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乡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兴起,砖瓦厂、发电厂作为配套设施而出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机械行业投资实业获得了发展机遇,无锡工业结构发生转折变化。^[35]乡村工业从纺织、缫丝、粮食加工为主扩展到机械、冶金等生产资料类产品生产。

综上所述,无锡乡村工业的起步,得益于从沪、锡等城市引进机器设备与技术;而乡镇机器工厂的建立,则归功于本地商业资本的发展与支持。最终,在城市工业的带动与互补下,无锡乡村工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更推动了行业结构的升级。

三、对乡村经济的影响

无锡作为江南经济核心区,地少人多。从1929年抽样调查的11个村来看,无锡户均占有耕地仅为保定的三分之一,乡村工业存在的最根本动力是维持农家生计。近代以来,无锡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无论对工农业生产,还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新兴工业拓宽家庭手工业生产领域,维持农家生计

无锡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并不牢固。以土布业为例,无锡历来以产稻为主,并不植棉,农

村妇女织布,原料来自邻县江阴、常熟等地。^{[9]567} 无锡土布衰落较之常熟、江阴等产棉区为早便是例证。1912年无锡土布业已明显衰退,1921年其产量仅及江阴的两成,之后逐年减少。农村手工织布业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织布工业。在无锡,用手拉机生产的改良土布,已完全脱离农民个体生产模式,全部集中在手工工场中进行。^{[9]574} 农户偶尔用现有设备织些自用布,抗战胜利后已基本无人生产。^{[9]573} 蚕丝业亦是如此。

一般而言,手工业的崩溃会引发农民失业与社会矛盾,造成大规模的农村贫困化。但无锡依托上海这一国内外贸易枢纽港引进了新型工业,拓宽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领域。随着纺纱织布和土缫蚕丝被机械工业淘汰,花边业的兴起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新的生计。1900—1910年,欧洲机制花边得到迅速发展,手工花边生产则转移到中国,无锡成为中国花边业中心之一。1914—1915年,无锡县花边营业额达1700万元,南门里一带花边商有150家。1919—1920年是最盛时代,“年轻妇女,改习花边,有月可得工资五六元者”,收入一般数倍于织布。^[36] 无锡北夏区曾盛行花边业,可年入30元,农户家家习为之。^[37] 1925年左右,花边业失利,织袜业盛行于农村之间。^[36] 普通织袜妇女,每月所得在7.2~15元之间;织细袜者月收入为6.75~18元之间,取中间值,月入11元左右,近4倍于织布。^[38] 1929年,无锡县农副产品产值估计约3047万元,其中花边、织袜、砖瓦、黄草夏布、泥人等手工业的产值达到576万元。^{[10]283}

(二) 机器工业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民职业转变

甲午战争后,无锡在沪经商乡人回锡兴办工厂,带动和刺激了地方性的工商业发展。1929年,无锡已拥有12个工业系统,208家工厂,资本总额1177万元,总营业额9877万元,以纺织、食品、缫丝三大产业为主。^{[10]283} 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无锡乡镇有缫丝厂8家,雇佣工人最多,以女工为主,多来自周围乡村,资本额41.5万元,产值447.68万元;染织厂8家(其中3家为复业或新开,按5家计算),雇佣工人577人,资本额3.52万元,产值17.7万元;榨油厂3家,雇佣工人105人,资本额5万元,产值79万元;砖瓦厂4家,资本额至少10.5万元,产值未知;另有电灯厂等。^{[11]218-235,512} 综上

可知,乡镇机器工业从无到有,1929年总资本至少达到60.52万元,总产值达到545.18万元,与家庭手工业持平,占乡村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见表1)。这些设在乡镇上的具有近代机器生产形态的工厂,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并为厂址周围农村提供了便利的务工就业机会。

表1 1929年无锡县乡镇工业概况

	厂名	地址	资本 (万元)	工人 (人)	出品 总值 (万元)
缫 丝 厂	裕昌	周新镇	5.6	720	总计 447.68
	乾丰二厂	北新桥	5.6	—	
	永孚润	东亭镇	6	—	
	镇纶公记	开原乡陆庄	7	—	
	盛裕	南桥镇	4	—	
	新纶	青城市玉祁镇	6.3	—	
	天成	北新桥	4.2	—	
	纬成丰	洛社镇	2.8	—	
染 织 厂	新艺染织厂	北下乡新塘桥	0.75	女 75 童 30	4
	九纶染织厂	天上市新塘里	0.5	女 50 童 25	2
	竞华织布厂	天上市新塘里	1	男 12 女 200 童 30	8
	蕴华织布厂	天上市旗杆下 宋巷	0.25	男 4 女 60 童 7	2
榨 油 厂	大生盈记染 织厂	北西漳	1.02	女 54 童 30	1.7
	三和	洛社	2	40	20
	庄源大	钱桥	1	25	9
砖 瓦 厂	俭丰	石塘湾	2	40	50
	炽昌洋瓦窑	周新镇	—	30	0.8
	利农砖瓦厂	严家桥	4	350	—
	公大砖瓦厂	严家桥	2.5	280	—
	大成砖瓦厂	姑头庙	4	220	—

资料来源:陈文源、郭明:《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218—235、512页。

首先,乡镇机器工业推动农业现代化。无锡城乡榨油工业发达,每年生产数十万担豆饼,为农村普遍使用豆饼肥创造了条件。1918年,北乡芙蓉圩首次用戽水机灌溉农田^⑦,之后机器抽水之风大开。据1933—1937年统计,无锡共有戽水机1300~1600台,每年戽水面积占当时无锡耕地面积的62.8%~70.3%。^[39] 1949年,无锡尚有960只戽水机船,可灌溉土地57万多亩,约占全县农田的50%。^[40] 农业机械化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节约了农村劳动力,农户进城务工者增多。

其次,乡镇机器工业驱动农户职业与收入构成转变。集镇商人把自己的游资用于工业生产,这些集镇逐渐从一个消费集团成为生产社区,“住民职业,由农而工”^[41]。东亭镇商业繁盛,是无锡东乡的大镇。1929年东亭镇有义成袜厂、新艺染织厂、永孚润丝厂三家工厂,资本6.9万元。其中永孚润丝厂规模最大,资本6万元,拥有机械坐缫丝256台,职工400余人,多为附近农村女工和童工。女工工资大约在每日6角3分,童工工资最高额3角6分,最低额或3角或2角5分。^{[11]222-229}新塘桥新艺布厂有木布机400余架,容纳女工约600人,每人每年可得五六十元。^[37]20世纪30年代东亭镇一带居民,56%以上务农,32%以上做工,10%经商。^{[32]84}其他离县城较远的集镇居民职业亦有转向工业的倾向,如荡口镇农民占74%,工人占9%,商人占8%。^{[32]82}周新镇居民60%种田,14%做工,女子进厂做工的很多。^{[32]114}洛社镇有油厂、碾米厂,农民占72%,商人占13%,还有少数的工人。^{[32]24}堰桥一带的人民,90%是种田的,做工做商的占少数。^{[32]26}就一般农村而言,“在昔农闲之候,农民

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36],成为产业工人。根据1929年无锡11村的统计,外出劳动力中,产业工人占27.49%,以纺纱、缫丝及机织工人最多。另据无锡县南泉区壬港乡和平、民主、自由三村8户典型户的收入调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8家农户外出务工工薪收入占比达到13.81%(见表2),副业中仅有编芦菲一种手工业,收入占3.91%。可见农户收入构成的转变,厂工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家庭手工业收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经济增长被迫中断。无锡县解放前,壬港乡8户典型户的总收入由战前的折稻61425斤降低到43627斤。农业与副业生产衰退,更多的农户外出务工,工薪收入比战前增加,占比达到21.49%,手工业除编芦菲外,多了打草鞋一项,两者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3.34%。^⑧综上所述,在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无锡乡村现代化工行业的作用虽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但仍支持了农村经济,在全国农户普遍破产的情况下维持了农家生计。

表2 无锡县南泉区壬港乡8户典型户各项收入及在总收入中的占比

单位:以稻“斤”计算

时间	农业收入	占比(%)	副业生产收入	占比(%)	工薪收入	占比(%)	合计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	35 047	57.06	17 894	29.13	8 484	13.81	61 425
无锡县解放前	22 901	52.49	11 352	26.02	9 374	21.49	43 627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无锡县委员会办公室:《无锡县南泉区壬港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无锡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XB01-1952-002-0039-0056。

四、结语

要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从实现社会转型的手段上说,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42]近代无锡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进步、组织形式革新以及行业结构初步升级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无锡乡村工业依靠沪、锡大城市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并在实质上突破传统农具的动力限制。技术设备的扩散为乡村工厂采用机械动力创造了条件,但兴办工厂需要雄厚的资金做支持。不同于上海依附外来投资形成的工业化,无锡的工业化道路由本地商业资本驱动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工业大享用资本把无锡变为中国的第五

大工业城市,乡镇出现了诸多机器工厂。之后,机械修造业、砖瓦业、照明业等作为配套行业应运而生,乡村工业从纺织、缫丝、粮食加工为主扩展到机械、冶金等生产资料类产品生产。

费孝通认为,城乡“相成”之道重在乡村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发展乡村工业。近代以来,机器工业对乡村手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手工业的崩溃引发农民失业与社会矛盾,城乡关系也由“相成”转变为分裂和对立的“相克”。^[43]无锡联结国际国内市场引进新型工业,拓宽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领域,维持了农家生计。在城市工业的推动下,立足于传统经济优势的乡镇机器工业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职业转变。

总体而言,近代无锡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可概括为“无锡模式”。纵观整个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未能

完成。但在城乡普遍对立的情况下,无锡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相对成功的“城—乡”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为中国乡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参考路径。如今,乡村工业不仅促进全面脱贫,更支撑乡村市场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助推“双循环”的重要腹地。^[44]乡村振兴可以借鉴无锡的历史经验,走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与区域优势相结合的道路,建立自己的主导产业,培育根植于本地的企业家精神与特色产业集群,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注释:

①顾毓琇:《手工业与农村复兴》,《东方杂志》第32卷第7期,1935年4月;李金铮:《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4年,第65页。

③无锡地方志办公室:《〈无锡县志·大事记〉资料1912—1927征求意见稿》,1984年,第45页。

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415页。

⑤无锡地方志办公室:《〈无锡县志·大事记〉资料1881—1911征求意见稿》,1984年,第6、9、33页。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四辑),1982年,第65页。

⑦同③第33页。

⑧中国共产党无锡县委员会办公室:《无锡县南泉区壬港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无锡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XB01-1952-002-0039-0056。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2]莫曰达.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J].财经问题研究,2000(1):7-14.
-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437.
- [4]彭南生.近代中国乡村的手工业现代化:以手工织布业为例[J].近代史研究,2025(3):4-14.
- [5]李金铮.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之迹象与小农经济的顽韧[J].近代史研究,2025(3):15-25.
-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 [7]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J].历史研究,2006(3):98-117+190.
- [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16-24.
- [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10]茅家琦,李祖法.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
- [11]陈文源,郭明.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9.
- [12]无锡县经济委员会,无锡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无锡县工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3]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冀中定县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08-114.
- [1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一 江苏省[M].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
- [15]无锡县玉祁镇人民政府编.玉祁史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59.
- [16]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125-137.
- [17]刘怀溥,张之毅,储雪瑾,等.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57)[J].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增刊2):4-58.
- [18]裴大中,倪咸生.光绪无锡金匱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府县志辑2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00.
- [19]王赓唐,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22-23.
- [20]吴兆名.华丝失败之原因及其改良方法[J].河北工商月报,1929(11):105-121.
- [21]江浙粤丝业调查报告[J].农商公报,1917(9):40-47.
- [2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6.
- [23]徐琳.开放、扩展与市场分割:近代国内市场的形成与特征[J].上海经济研究,2010(5):112-119.
- [24]徐雪筠,陈曾年,许维雍,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58.
- [25]蔡剑鸣,瑰宝生辉 无锡近代工商文物[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11.

- [26] 钱耀兴. 无锡市丝绸工业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65-366.
- [27] 吴柏均.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77.
- [28] 华振范. 东亭镇志[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97.
- [29] 彭南生. 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上册): 第1卷[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24: 21.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364.
- [31] 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 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9: 140.
- [32] 赵永良, 蔡增基. 无锡历史文献丛书(第一辑): (四) 姚铭盘(方勉)等 无锡乡土教材 侯鸿鉴 锡金乡土历史地理合订[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 [33] 高景岳, 严学熙. 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 [34] 曹幸穗. 旧中国苏南农村工副业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3): 69-88.
- [35] 庄申主. 无锡市志[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855.
- [36] 容庵.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 无锡[J]. 东方杂志, 1927(16): 109-113.
- [37] 华洪涛. 无锡一隅之农村概况[J]. 教育与民众, 1932(7): 1425-1445.
- [38] 罗琼. 江苏江阴农村中的劳动妇女[J]. 东方杂志, 1935(8): 87-89.
- [39] 王方中. 旧中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若干情况[J]. 江海学刊, 1963(9): 23-28.
- [40] 严学熙. 再论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的意义[M] //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 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 1983: 10.
- [41] 童家埏. 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J]. 统计月报, 1929(6): 6-63.
- [42] 缪德刚, 张彩云, 龙登高.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维度: 必然性、显示机制与发生机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18-31.
- [43] 李金铮. “相成相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2): 93-117+206.
- [44] 李先军, 杨梅. 中国乡村工业百年发展历程: 成就、经验与未来[J]. 齐鲁学刊, 2021(6): 110-124.

责任编辑: 韩曾丽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of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Wuxi County

Zhang Yanxia¹, Zhao Xueju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era, rural industries, originally characterized by manual production, have undergone a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production, vertical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and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uxi was a county-level region with relatively rapid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it w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Wuxi's rural industries leveraged the advantages of major urban centers like Shanghai and Wuxi, as well as convenient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to introduce advance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effectively overcoming the power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tools. The prosperous commodity circulation market and the abundant output of major goods such as silk, cocoons, rice and cloth enabled Wuxi to accumulate substantial commercial capital, which was then actively invested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the 1920s, numerous machine factories emerged in Wuxi's townships, giving rise to supporting industries such as building materials, machinery, and electricity—sectors that are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heavy industrial in nature.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expanded the production scope of household handicrafts, facilitate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pted shifts in farmers' occupational structures. In the tumultuous social environment of modern times,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Wuxi failed to be completed. However, it still managed to sustai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at a time when many other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faced widespread economic collapse.

Key words: modern rural industry;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Wuxi county